

超脱与回归下的人生遨游

——庄子自由思想对中国古代艺术的影响

张广兵¹, 邹莉²

(1.西南科技大学 教务处, 绵阳 621001;

2.四川省眉山中学 语文教研组, 四川 眉山 620010)

【摘要】庄子思想追求精神超脱、生命自由。它审视现实社会,探索宇宙根源,其超脱思想开了中国个性解放先河,促成文人个性化和文学作品的丰富性,使中国文人不断反省并超越自我;其“观于天地、回归自然”的思想影响到古代诗歌、绘画及书法各方面,从而使中国文学艺术呈现一种特有的自然之美。

【关键词】超脱; 回归; 个性解放; 自然

【中图分类号】B2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05)01-0047-03

美国现代诗人加里·斯奈德曾说:“在中国诗人眼中,大自然不是荒野山岭,而是人居住的地方。不仅是冥思之地,也是种菜的地方,和孩子们游玩、与朋友饮酒的地方。”一语道出中国人的审美自然观——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而是大自然的朋友。

毋庸置疑,“儒道互补”是中国古代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如果说人的个性和自然性被儒家的功利欲望和伦理道德所压抑,那么老庄之学尤其是庄子自由思想则使人的精神超脱,生命自由。正是天人合一观念、亲和自然界态度的深深浸润,中国文人才在秉承“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儒学观念,汲汲于科举功名的同时并没有彻底沦为封建统治的工具,才始终坚守着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操,张扬不羁的自我个性,从而使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学情趣,遂有斯奈德作出的论断。

概括说来,庄子思想的核心是其人生哲学,与儒家思想不同的是,它主要不是从社会、伦理的角度,而是从更加广阔的宇宙、自然的角度来观察人生。它发源于对人的精神自由——“逍遥”的追求,由这个源头向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对现实社会的冷峻审视,自由就是对其煞费苦心的超脱,与之绝离;二是对永恒的宇宙根源的热烈探索,自由就是对它的归依,与

之同体。远离尘世喧嚣,回归自然,在中华民族浩瀚的文化中,庄子以此独特的生命形态逍遥宇宙,以广阔的心灵视野展示了生命精神的自由、丰富和深刻。不论世道如何黑暗、艰险,他的清心寡欲、淡漠无为与自由超脱,使他总能以高超的人格内涵消解眼前的困顿,以生命的遨游获得圆满、和谐与自由。

庄子对人生的思考不同于先秦诸子一般皆立足于“人性”,而是发端于人生存中的“困境”。从人生困境中超脱出来,是庄子人生哲学的根本。

首先,人面临死与生的自然之限。庄子认为,死亡是人生第一位始终无法跨越的界限。“人生天地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已化而生,又化而生,生物衰之,人类悲之。”(《庄子·知北游》),在庄子对生命短暂的慨叹中,表现出一种深情的悲哀,蕴涵着对现世生活、生命的积极肯定,与此同时,还有从这种人生根本困境中超脱出来的意向:“死生存亡之一体。”其次,社会之限:时与命。“命”决定了人的死生存亡自然之限,且制范、预定了人的一生在社会生活中的伦理关系和贫富穷达的遭际。“死生存亡,穷过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出有因之变,命之行也。”(《庄子·德充符》)同“命”一样,“时”也局限人的本性发挥,它是一个时代包括政治、经济道德各方面的全部的社会环境。其三,自我之限:情与欲。

收稿日期:2005-03-15

作者简介:张广兵(1978-),男,四川中江人,西南师大教育科学学院2002级研究生。

邹莉(1983-),女,四川资中人,四川省眉山中学高中语文教师。

庄子认为,精神自由(逍遥)的获得,有双重自我设置的障碍——哀乐之情和利害之欲。“人之生也,与忧惧生”(《庄子·至乐》)、“人卒未有不兴名就利者”(《庄子·盗跖》),这种情欲是人精神得以自由飞翔的沉重负累。

在庄子眼中,人生困境无时不在,理想人格及精神境界须从中超脱,追求个人的人格独立和精神的绝对自由,进入一种无任何负累和对立面的境界。笔者认为,可将这种自由思想概括为:超脱与回归下的人生遨游。纵观中国历史,不管是思想领域,艺术领域还是文人志趣方面,都折射出这样的无所束缚,自由无限的逍遥状态。

以对人间事务的鄙弃和世俗道德的否定为主要内涵的庄子超脱思想开了个性解放的先河。“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礼义”是束缚人的规矩,“人心”是人的本心,本性,对于人来说,仁义道德之类恰如“骈拇枝指”。无论人还是物,其得之于天的自然本性就是它的至正之德。庄子对孔孟仁义道德的批判,是中国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成为“叛逆者”的主要思想武器。明代李贽有一发聋振聩的观点:“忠臣误国”、“节义者,败亡之征也,惟中家败亡,然后正直节义之士收其名声,以贵于后世,则何益矣?”(《藏书》卷二十二),这一对名利极度的抨击,与庄子之喻同出一辙。追求个性解放的袁宏道曾提出:“夫鸚鵡不爱金笼而爱陇山者……异类犹知自适,何以人而桎梏于衣冠,眷养于禄食耶?”(《与冯秀才其盛》),亦由庄子“任其性命之情”发展而来。近代袁自珍愤慨指控封建专制扼杀人性,培育奴才,要求顺自然之性,更与庄子“待钩绳规矩而正者”遥相呼应。

庄子高扬个体生命价值,追求人性自由解放促成了文人的个性化与作品的丰富性。当儒教高度膨胀时,文学趋于僵化,而当集庄学之精华的道家思想兴盛时,文化便呈生生不息之势。故而独尊儒术的汉代只能盛行华而不实的骈文,“程朱理学”严控下的明代遂以八股文闻世;尚道的魏晋南北朝和张扬个性解放的明中后叶则涌现精彩纷呈的文学样式。魏晋南北朝可谓“人的自觉与文的自觉”时代,文人无个性鲜明:曹操清峻通脱,嵇康直情任性,阮籍放诞不羁,乃至石崇根性恶劣……人性解放又带来文学的创造性:曹丕开文学专论先河,沈约创永明体诗,各种小说、文学批评层出不穷。明中叶以后,从“眼空千古,独立一时”的徐渭到“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袁宏道,从汤显祖到大倡市民道德的冯梦龙,

都重视个体的感性生命,在新的文学样式尤其是戏曲、小说等方面展开新的创造,明清文学由此产生了杜丽娘、贾宝玉等反礼教求个性自由的不朽形象。凡此种种都是与庄子的否定性、创造性、自然性思想一脉相承的。

庄子超脱思想在开人性解放先河的同时还使中国文人形成了“清高”的操守,在历尽名利沉浮后能不断反省与超越,道出“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庄子认为人类发展最高的、最后的问题,应从人最初的、开始的状态中找出回答,返求本然,最高精神境界是从世俗观念中超脱:“至贵”需摈弃权位;“至富”乃是一贫如洗;“至愿”是忘却一切名誉。从一些文人身上可窥其痕迹:陶渊明早年“猛志逸四海”,有大济苍生之宏愿,后来“觉今是而昨非”,“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五柳先生传》),正是庄子式的人格精神,使他毅然弃掷权势名利,忍受贫穷艰辛,从平庸官吏升格为文化巨人。李白傲视权贵,个性奔放不羁,追求自由,正是这种骨子里的道家超脱、淡泊意识,使他最终走出为帝王歌功颂德,以《清平调》取悦杨贵妃的“人生困境”,高歌“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至于苏轼,疏狂不羁,通脱豁达,潇洒飘逸,其真正的不朽杰作,更是在被贬黄州,逸出权力中心后,他否定以前的人和文,在“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的旷达中完成了自我反省和超越。

超脱世俗所缚之后,人又何往呢?这就是自由式必不可少的第二种形式——回归,它与超脱相依相存,影响着文学艺术。

庄子云:“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观于天地”可获得审美解悟,能进入与自然之道融合一体的精神绝对自由的审美境界,所以大自然是精神故土:“大林丘出之善于人,亦神者不胜。”(《庄子·外物》)“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焉!”(《庄子·知北游》)。

观于天地,回归自然的思想鲜明体现在文人的隐逸思想及山水田园之趣当中。陶渊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亲事农耕“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悟出了归途之乐、安居之乐、田园之乐与得道之乐,在他的田园诗中尽抒返朴归真的欣悦;谢灵运寄情山水,发为吟咏,开山水文学源头;宋代林和靖以“梅妻鹤子”的隐居生涯为趣……诗人们还借山水藻

雪精神,净化心灵,把自然本身的纯净、清幽、空阔和蓬勃的生命力同纯真的人性、高雅的人品融合为一:“故欲治其诗,先治其心。心最难于不俗,无已,则于山水间求之。”(吴雷发《说诗菅蒯》)在直面大自然的凝思中,诗人又多升发到一种超人超世宇宙的精神境界,使诗歌富有浪漫主义色彩:“惧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李白《陪侍御叔华登楼歌》)、“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李白《裴十四》)、“抬眸回顾乾坤阔,日月星辰任我攀”(苏轼《无题》)。与此同时,自然总是作为一种与人相依相知的活跃的生命体,被赋予了浓重的人情味而充分地人格化、理想化:“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泪眼向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杜鹃表示别离)。

在绘画、书法领域也深受“观于天地”思想的影响,极力表现自然之美。中国山水画以“造化”为师,上乘之作无不“画中人诗”(苏轼评王维:味摩诘之

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空间的变化表现出时间的流动性,这正是宇宙无限、生机永恒的奥秘所在。中国书法强调“书肇于自然”,“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水火,若云雾,若日月,纵横有可象者,方可谓之书也”(蔡邕《笔论》),断定大书法家成功的秘诀在于“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可喜可愕,一寓于书”(韩愈)。

总之,庄子的思想,庄子的语言,庄子超脱与回归下的生命遨游生机盎然地生长在魏晋、唐宋乃至今日众生的生活和文化之中,影响着一代又一代文人士子,影响着源远流长和中华文化的历史发展。从魏晋之风到东坡词的豪放洒脱,从陶渊明的返朴归真、隐逸人生到李白的张扬不羁,从古代文学艺术中的浪漫主义到自然之美,无不散发着庄子思想的瑰丽色彩。正是庄子超脱现实,回归自然的人生遨游追求使得文人个性和文学艺术都得以解放,散发着精神自由的魅力。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高尔基. 美的自由的象征[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 [2]崔大华. 庄学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
- [3]韩林德. 境生象外[M]. 北京:三联书店, 1995.
- [4]吴继标. 生命遨游之美. 东方丛刊[J]. 1996,(4).
- [5]郭预衡. 中国古代文学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 [6]梁一儒等. 中国人审美心理研究[M]. 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2.

Freedom Under Worldly Considerations and Returning to Nature

— The Influence of Zhuangzi's Liberal Thoughts on Ancient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s

ZHANG Guang-bing, ZOU Li

(1. Office of Teaching Affairs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ianyang 621001;

2. Chinese Teaching and Research Group of Meishan Middle School of Sichuan, Meishan 620010)

Abstract: Zhuangzi pursued the freedom of life under worldly considerations. He observed the reality carefully and sought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 His thoughts triggered the liberation of personality in China, enriched the individuality of the literature and the variety of literary works, and led the Chinese literature reflect themselves and try to go beyond the limit of them. His spirit of “observing the heaven and the earth, and returning to nature” laid an impact on Chinese poems,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thus characterized Chinese literature and arts with a unique beauty of naturalness.

Key Words: Freedom; Returning to Nature; Liberation of Personality; Nature